

## 日中軍事衝突回避論

日本《Sunday每日》周刊專訪段躍中

初識段躍中先生（58歲）是在2013年的5月。

段先生當時參加了日本記者俱樂部舉辦的見面會，主題為“如何與中國相處”。作為在日華人，他滿懷熱忱地介紹了自己發起的日中市民層面的草根交流活動。

前一年由於日本“購島”風波和安倍政權的再次登場，日中關係急劇惡化。為了增進兩國人民的互相理解，不惜時間和勞力促進草根交流，段先生嘗試的這種中藥式療法，在我看來很是新鮮。

見面會上，段先生向我們介紹了中國人日語作文大賽的情況。大賽首辦於2005年，向沒有來過日本的中國學子徵稿，從初中生到大學生，報名人數逐年增加，這對中國年輕人了解真正的日本十分有幫助。

之後隨着與段先生的交流次數增多，作為日中橋梁，他所表現出來的熱情和積極性讓我非常吃驚，不僅如此，我開始覺得從他身上得到了如何改善兩國關係的啟發。首先我想介紹一下段先生的經歷。

段躍中，出生於中國湖南省，之前是中國共青團機關刊物《中國青年報》的記者。在他記者生涯的第六年，正是其事業蒸蒸日上的時候發生了“六四風波”（1989年6月）。因為報社同意他停薪留職一年，1991年8月，他踏上了妻子的留學所在地——日本的國土。

初來乍到，由於語言不通、生活拮据、沒有人脈，日子很是艱難，讓他吃驚的事情更是

一件接着一件。手提包忘在了電話亭裏竟然沒有被偷走；在居酒屋裏打工，自己與老板非親非故，這位老人竟然拿起日本的報紙手把手地教他日語。時至今日，段先生都十分感謝日本人的高尚和熱心。

之後段躍中考入新瀉大學研究生院研究國際關係。1996年創立日本僑報社，出版了他在日本的第一本書《在日中國人大全》，書中收錄了1萬名活躍在日本的中國人學者和實業家等人物資料。當時的日本社會對中國人的偏見盛行，說起中國人就聯想到“蛇頭”等犯罪團伙。這本書出示了大量優秀華人的數據，受到日本各界的好評。

與此同時，日本言論的自由性和合理性也再次讓段躍中大開眼界。此後他開始選擇能促進理解日中關係的主題，如火如荼地開展出版事業。其中包括《衆神狂歡——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化現象》、《為了更好地共存——在日中國人志願者的挑戰》、《日中關係真的跌到谷底了嗎？》、《日本的“工作鬼”和中國的“酒鬼”》、《為新中國貢獻力量的日本人》、《日中經濟交流的新生代構想》、《日本強徵中國勞工殉難者紀念碑資料集》、《解開圍繞釣魚島問題的誤解》、《日中友好會館的發展歷程》等。總出版數達到320冊之多。

作為出版工作的相關環節，上文提到的日語作文大賽得以連續舉辦，12次大賽共有3萬3千名中國年輕人投稿，譯成“添麻煩”，引起了周恩來



倉重篤郎

等中方領導的不滿。這樣的例子在日中關係史上並非罕見。

段先生創辦的日中翻譯學院，通過函授的方式每半年開班一次，至今已培養了300名翻譯人才。

以下是倉重篤郎對段躍中的採訪：

**你來日本20多年，感到日中關係有什麼變化嗎？**

“我們民間人士感到日本人對中國的情感發生了變化。80年代中國的經濟水平還很落後，日本人對中國人很親切。或是因為來日的中國人不多，覺得中國人有魅力，就像對待熊貓一樣，對中國人十分友好。我當時打工的時候就是，尤其是老人們特別地友好。但是現在，我發現日本人心中對中國產生了隔閡。”

“媒體的報道方式變了，對中國的負面報道增加了。就在這5、6年裏，書店裏書架上反中、厭中的書多了不少。這在我剛來日本的時候是難以想象的。”

“變化是從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的時候開始的。日本人曾經對自己強大的經濟實力感到自豪和抱有優越感，相比之下，中國人曾經覺得比不上日本的經濟和技術。我在中國的時候，哪怕是有人送了一條日本的絲襪，也會覺得日本的產品就是好。這反映了當時經濟實力的差距。產生隔閡可能是因為這種心理平衡被打破了。”

也就是說日本人自我認識的問題，因為失去信心了嗎？

“是的。對中國的看法變了。媒體也開始喜歡報道中國威脅論、崩潰論，這些論調以書籍、雜誌的形式得以宣傳，並且滲透到了日本國民意識中。所以對中國人的態度不同以往了。”

什麼時候感覺到對中國人的態度不如以前了？

“我很慶幸自己有很多日本朋友。但是我的很多中國朋友都抱怨說，很難和日本人友好相處。”

“比如同樣住在一個地區的居民樓裏，祇有自己家收不到規定要傳閱的社區板報等。說歧視可能談不上，但有種被疏遠的感覺。”

“我居住的池袋地區也是，這裏的中國人曾發起了建設唐人街的運動，但是沒能得到理解。當地的商店街說中國人扔垃圾時不分類，不付共同使用的電費等等，全都是不好的方面。當然中國人也有一些問題，但是以前日本人更加包容，並且教中國人應該怎樣去做。”

看來隔閡還很深。怎樣才能克服呢？

“我希望日本人更寬容些，以一顆包容的心和中國人交往。論經濟實力，日本的人均GDP要遠遠高於中國（日本全球排名第26位，32485美元；中國全球排名第75位，7889美元，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5年統計）日本人和中國人交往時應該多些自信和從容。”

“我這麼說，也是因為日本最先支持了中國的改革開放。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。

‘六四風波’後，第一個解除對中國經濟制裁的也是日本，當時的日本首相（海部俊樹）訪問了中國。某種意義上來講，給中國的經濟播下種子、澆水施肥的正是日本。好不容易結出果實了，為什麼不接受呢？現在不是吵架的時候，而是收穫的季節。我覺得很可惜。”

“中國能有今天，日本應該感到高興。希望日本能再回顧一下歷史，再次喚醒曾經對中國的包容和親切之感。如果能回到這個原點，就能更好地和中國人交往。”

話是這麼說，放眼望去這幾十年，中國經濟日新月異地發展，日本的經濟卻一天不如一天。中國的大國意識在增強，相比之下日本就成小國了，要想填平雙方心理上的鴻溝不容易。

“好不容易支援中國到今天，日本應該好好收穫成果。我希望日本能和中國一起解決中國現存的各種問題，比如環境、能源、城市、社會保障等，幫助中國對日本也有好處。”

在哪些技術上幫助中國呢？

“環境、能源技術以及服務行業。硬件方面中國的確改善了很多，但是軟實力上還遠遠比不上日本。比如對人的親切、熱心、無微不至的替他人着想等，這些都是中國缺乏的軟實力。單是電車準點運行這一點上，中國需要向日本學習的地方還有很多。”

段先生提到的“隔閡”不僅僅是這幾年經濟實力反轉造成的。應該把時間軸再拉長一些來分析這個問題。

可以說，日本人的優越感是在甲午戰爭以後，也就是

120 多年的日本近代史上形成的，這種感情更加根深蒂固。相比被歐洲列強瓜分的中國，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快速建立了中央集權國家，并逐漸成為列強中的一員。這種優越型自我認知，在對華步步擴張的過程中不斷升級。在這種認知的基礎上，日本人不承認戰爭輸給了中國，上一期的野田毅專訪也指出了這個問題。

另一方面，對戰爭的贖罪感緊隨優越感之後。尤其是邦交正常化時由於中方放棄戰爭賠償，作為戰爭加害方，道歉和反省的歷史認識變得不上不下，這讓日本感覺很不自在。

我們再擴大一下討論範圍，回顧日中兩國 3000 多年的歷史。日本曾派出遣隋使、遣唐使，并十分得益于中國的文化和技術，這些也是日本人的常識。

這種復雜的國民心理搖擺不定，正是隔閡的真面目。尤其是現在，關於那場戰爭，還沒有一個定論能讓日本國民自己完全信服，這時卻發生了力量平衡的轉變（中國崛起，美國後退），這給國民心理造成了過大的影響。中方變成了具有攻擊性的一方，日方感到了不必要的恐懼。

那麼中國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呢？以下是段先生的看法。

“的確，日本人感到了不必要的恐懼。當然中國也有憤憤不平的地方。甲午戰爭時中國為什麼輸給了這麼小的國家。即使是抗日戰爭，為什麼日本人認為不是輸給了中國而是輸給了美國。為什麼日本人不能老老實實地為南京大屠殺道歉，等等。盡管如此，日本不能和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還是很可惜的。古代日本從中國吸收了優秀的文明，遣隋使、

遣唐使以及被派到中國的留學生甚至被中央政府錄用為官。”

“之後過了一千多年，中國養育了日本留下的遺孤。這種意義上來講，中國人的胸懷十分寬廣。這些事迹在日本鮮為人知很是可惜。反過來，很多中國人也不太知道改革開放時日本提供給中國的各種經濟援助。”

我認為在更長的時間軸上重新擺正日中關係、並將兩國的歷史進行比較是很有效的方法。於是，我向段先生提出了一個問過很多人的問題。

現在這種形勢繼續下去的話，由於民族意識的高漲和軍事擴張，可能會發生軍事衝突，這是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，我時刻都抱有這種危機感，你是怎麼看的？

“我也一直都有這種危機意識。8 月末我回國（北京、青島）的時候也有這種感覺。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正在高漲，很多人包括知識分子和媒體人士都認為中日必有一戰。”

“我覺得中日間不會爆發大規模戰爭，但是局部衝突可能難以避免。這也是我們居住在日本的中國人最為擔心的事情。一旦發起戰爭，最受害的還是兩國的老百姓。如果領導人不能很好地控制，爆發大規模戰爭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。”

“據說某些青島的飯店拒絕日本人入內。於是個人經營，相關部門也管不過來。這種做法讓日本人很不舒服。來中國的日本游客在逐年減少，今年或許會低於 200 萬人次。相反，來日本的中國人卻有 800 萬之多。這種落差着實令人感到遺憾。”

第三期的高原明生專訪他也提出過認知差距的危險性。說起高原教授，他還曾提議日本議員應該更積極地接收中國

留學生來到自己家裏寄宿。

“這個提議非常好。真希望來日本爆買的游客也能有機會寄宿日本家庭，哪怕一天也好。游客都是坐着大巴移動，沒有機會慢慢品味日本特別是和日本人民面對面交流。寫漢字進行紙上交流也可以，讓來日本的游客多看看日本好在哪裏。這些大量的對日本的好印象，難道不是可以用來改善中日關係嗎？”

兩國領導人的責任重于泰山。作為日中友好的橋梁活躍了 20 多年，你對雙方領導人有什麼建議嗎？

“希望雙方能多見面。政壇上再沒有像毛澤東、田中角榮這樣的偉大的政治家是很遺憾的。中國有句老話‘宰相肚裏能撐船’來形容胸襟寬廣。我希望不管兩國關係如何僵持，雙方都能笑臉相迎、包容對方。”

明年 2017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。

“明年也是抗日戰爭爆發 80 周年。中國可能會像紀念抗戰勝利 70 周年時那樣舉行各種活動，那時就是我們民間交流展現自己力量的時候了。我希望兩國政府能表現出改善雙方關係的徵兆。高原教授也提過，習近平主席在去年的演講中（5 月 23 日中日友好交流大會上）表現出親日，這非常好。希望日方抓住這一機會，也能向中國示好。”

今後你的心願是什麼？

“我想繼續做好圖書出版、中日青年人交流和培養翻譯人才這 3 項工作。日本是這麼好的一個國家，我將不遺餘



段躍中先生

力、勤勤懇懇地通過一本又一本的書來搭建兩國相互理解的橋梁。是對一直以來支持我的人們的報答，也是我的使命。”

日中關係如今迎來了一個大的轉折點。對日本來說，需要徹底地重新回顧戰後長期的經濟優勢地位、以及 120 多年民族歷史中深入人心的優越感。這種優越感其實並無根據。日本需要坦率面對自身的現狀，這個時機已經到來了。

當然，這個過程中會發生很大的摩擦。會有人不願放棄曾經的輝煌，也會有人將之稱為敗北主義且不拖泥帶水，這需要時間。但是，在力量平衡轉變的過程中，如何將影響降到最小使之不發生戰爭，則需要我們的智慧和努力。

如此，我覺得應該讓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段躍中——這位作為日中友好橋梁的民間人士。正如那句話所說：堅持就是力量。我衷心地希望日本國內再出幾個“段躍中”，中國也能出現日本版的“段躍中”。

（陶雪譯）